

百姓記事

军歌嘹亮

将军寻母记

♣ 史留昌

开国将军杨梅生，湖南湘潭人，生于1905年，原名叫杨勋梅。

杨梅生在幼年时，家道中落，父亲体弱多病，全靠母亲操持家业。他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深明大义、性格坚韧，自小教育儿子要心系家国天下，做个有良知有担当的人。

杨梅生成人之后，不负母望，决心做一番利家国利天下的事业。当时，他对社会的黑暗十分不满，就参加了湖南省总工会领导的反英大游行，因对敌斗争表现突出，被当时党内的负责人卢德铭赏识，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他又毅然参加了秋收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九死一生，为了不连累家人，当他走进革命队伍时，就把自己的名字杨勋梅改成了杨梅生，并嘱托父母对外不要提起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但是，敌人还是摸清了他家的底细，找到了杨梅生的老家，捆绑了杨梅生的父母，杨父当场被杀害，又逼着杨母交出儿子并劝他投降。杨母大义凛然，根本不予理睬，敌人对其进行拷打，直打得杨母昏死过去，又把她扔在了荒郊野外。所幸的是，当夜的一场大雨把她淋醒了过来，她爬着摸进了村子，看见敌人还在村里施虐。她知道此时回村，敌人不会放过她，就扮作乞丐四处流浪，伺机寻找儿子。让人遗憾的是，她只知道儿子叫杨勋梅，不知道儿子已改名叫杨梅生了。20多年来，她天南海北四处乞讨，先后多次碰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红军，有八路军，有解放军，见到这些军队的人，她就问，你们知道一个叫杨勋梅的人吗？他在不在你们的队伍里？所问之人全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不认识。其实，她所问的这些人中，一定有认识杨梅生的人，可能是杨梅生的战友，也可能是杨梅生的部下，但他们都只知道杨梅生，却根本不知道杨梅生参加革命前的原名叫杨勋梅。

再说杨梅生，一心为革命南征北战，很少想起小家之事，再因当时消息闭塞，他根本不知道老家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敌人已对其爹娘痛下了杀手。直到半年之后，他才震惊地得知自己的父母已被敌人杀害。他如遇晴天霹雳，痛苦异常。不过带信的人又告诉他，乡亲们敌人在杀害他父母的当天晚上，偷偷去荒郊埋葬他父母时，没有见到他母亲的遗体，说不定还活着。这话让杨梅生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他连忙又托人打听，仍没有母亲的一点信息。以后，他每遇一个熟人，都要打听母亲的下落，他每看到一个年纪与母亲相仿的老太太，都要仔细地端详一番。特别是每次打硬仗打恶仗或与敌人拼命之前，他都要交代自己的战友，万一自己死了，待到天下太平之后，要活着的战友去他老家打听母亲的下落。若找到母亲时，一定代替他照顾母亲。有一次在长征途中，杨梅生身负重伤又染重病，命悬一线。战友们拼命呼喊昏迷的他，他都没睁开眼睛，不知谁说了一句“母亲”二字，他顿时睁开了双眼，又活了下来。可见“母亲”二字在他心中的位置。

冬去春来，杨梅生成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他最牵挂的母亲依然杳无音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杨梅生作为第四十六军副军长，被派往湖南湘潭，负责监管部队的物资转移。他回到家乡后，找了很多乡亲、亲戚、熟人，帮忙寻找母亲，但带来的都是“不知下落”这句话。

一天，他在湘江码头检查物资，无意一瞥，见不远处有一位乞讨的老太婆，花白散乱头发，脏脸粗糙的皮肤，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他马上认出这正是自己寻找多年的母亲。虽然母子已分散20多年，如今母亲又被折磨得这般模样，他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她，这就是母子连心啊！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急步向母亲跑去。到了母亲跟前，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母亲，他流着泪，仔细地端详着母亲，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人家突然被他紧紧地抱住，惊慌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军人，不知所措地吃惊问道：“你……你要干什么？”母亲这一问，他才想到母亲还没有认出他来。他急忙松开双臂，“扑通”一声跪在了母亲跟前，哭着喊道：“娘，我是勋梅，是你的儿子啊！”老人一听这话，更为吃惊，急忙用双手托着杨梅生的脸颊看了起来。忽然，她用双手脱去杨梅生的军帽，拨开他的头发，看到梅生头的左侧处有一月牙似的小疮疤，马上痛哭起来，哭道：“是勋梅！是我儿！”话还没说几句，就因喜极而晕了过去。

她母亲也是最近才回到湘潭的，因她听说新中国要成立了，她相信儿子会回来找自己的，所以，才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才在湘江码头发生了母子生死离别22年又重逢的动人故事。

此故事多年来一直在军中传为佳话。

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一篇小小说：一位母亲划着一根火柴，在找一样东西；火柴灭了，没有找到；她又划着一根，还是没有找到；当划着第三根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是一根火柴。

费了三根，找回一根。经济学和文学需要进行一场持续的辩论。

疫情前，母亲每年都来郑州一两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她永远都适应不了这大城市的生活节奏。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尽管那时还没有疫情，但她宁愿“封控”在家里，也不愿意下楼。

进城头两天还很新鲜，住上一周她就急了：就开始念叨她养的那些鸡、鸭、鹅了，就开始担忧猫和狗的“伙食问题”了，就开始默数院里各种蔬菜萌芽、生长、开花、授粉、结果、成熟的生命周期，就开始想念隔壁大娘、邻居街坊——相约一起赶个集，结伴同去听场戏。

母亲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来到城里，被钢筋水泥包围着，被尘嚣喧闹裹挟着，被忙碌的儿女“架空”着，“菜艺”无以施展，亲情无处安放，好意思无所适从，孤单无以复加。

老人家嘴上不说，我们也心知肚明。住上一段儿，就赶紧把她送回那片熟悉的天与地。

虽然年逾古稀，母亲依然闲不下来。有活就干，没有活找活也要干，那是她的“价值体现”。

诗路放歌

爱郑州

爱你，嵩山巍峨黄河浩荡
爱你，沃野千里麦浪飘香
爱你，千年商都鼎立中原
爱你，朝阳沟的腔调花木兰的戎装
爱你，大玉米流光溢彩幸福吉祥

爱你，轩辕故里心灵故乡

爱你，梧桐浓绿白鹭飞翔
爱你，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爱你，高铁网的密布航空港的繁忙
爱你，产业兴旺商贸云集客迎八方

爱你，二七塔东方红钟声嘹亮
爱你，奋勇争先殉国篇章一天一个样

爱你的烩面胡辣汤，一大碗一整天神采飞扬，
爱你的包容你的豪爽，一个中说出口荡气回肠！
奋斗在生活疆场，奔赴着心中梦想，
劳动换来甘甜味，即使昼夜匆忙
前行路上，春天告诉你在郑州过瘾得劲爽！

（注：歌曲《爱郑州》作词：东昌 常诚
作曲：沙蒙 编配：陈利民）

荐书架

《战火中的青春》：一代青年的选择和蜕变

♣ 吴雪峰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近日在江苏卫视、优酷、爱奇艺首播。该剧从青年学生的视角出发，以西南联大建校史为主线，讲述了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下，一群铁骨铮铮的热血青年历经重重严峻考验，坚定科学救国的信念，成为国家杰出人才的故事。该剧的同名书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1937年程嘉树留美归国，在风雨飘摇的北平，懵懂无知、玩世不恭的程嘉树和心上人林华琇、发小毕云霄等人亲身经历了卢沟桥事变，以及随后的日军轰炸南开等重大事件。程嘉树迅速成长，打消了家人希望他出国避难的想法，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继续求学报国。未曾想，日寇侵略战火逼近，长沙也无法保证学校的安全，三校师生被迫再次南迁至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华民族保存教育的火种，程嘉树也和朋友们步行来到昆明。联大南迁、办学的过程中，程嘉树经历了同学的牺

牲，见证了民族的抗争、师生与当地人的逐步融合。

短短8年零11个月的时间，西南联大毕业生不足4000人，却出现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170余位院士、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革命史、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指引无数学子走上报国之路的灯塔。在联大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学子，选择了一条自己所热爱的道路，一往无前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的复兴积蓄了强大的力量。《战火中的青春》刻画的正是这群人的血性和风骨。这些青年主人公个个怀揣理想、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阳光、才华横溢，无不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在家国巨变之时，最终选择了追随真理、追随光明。经过浴火淬炼，他们与西南联大共成长，完成了他们青年时期理想、信仰的塑造和确立，成长为国家栋梁。

记不清母亲的头发是何时开始白的，好像是一夜之间，又好像断断续续的几年间。问过父亲，他说记不得了，好像一转身就有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夏”，爷用牛在打一场麦子。眼看乌云密布，雷声阵阵，全家人赶紧起床，先把麦秸下面的麦子堆到一处，还没有用塑料布盖住，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奶奶已回家做饭，爷爷、父亲和母亲就在打谷场里用化肥袋子抢装粮食。很快，平地起水了，漫过了脚踝，对面望去，全是雨幕。天黑了，爷爷心痛那冲走的小半场麦子，就让我们先回家吃饭，他在打谷场看着，怕雨淹着麦袋子。到庄口的桥头时，找不到路了。我用手电照亮，父亲抱着睡着的小弟在前，母亲牵着我和大弟，蹚着水向前走。突然，母亲对我大声说，别动，然后松开了我的手。我打着手电，牵着大弟，一步也不敢动，任凭水流从我们的膝盖处汹涌而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弟哭喊着母亲，我才又借助手电的光看到母亲和父亲。直到小弟成家那年的春节，母亲才说起这段往事。原来父亲过桥时，一下子踏进了沟里，整个人沉了下去。因为桥有涵洞，水流得很急。母亲发现后，当即顺着水流去找父亲。而父亲，高高举起小弟，不惜自己喝了几口水。从父母后来相互印证的叙述中，母亲的水性应该比父亲好，很快她把飘向几米远的父亲拉上岸。看小弟没有事，才又牵着我们回家。其间的惊心动魄，母亲说得轻描淡写，以至于后来再说起时，母亲就只有一句话了：大水差一

母爱的经济学分析

♣ 李 韬

一年四季，母亲把小院的房前、屋后、院中都开垦得井井有条，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列队站立”，白菜、萝卜、大蒜、洋葱等“依次报到”。

成熟时节，各种蔬菜她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就会热情主动地“投喂”给左邻右舍。

有时春节回去，母亲为了让我们也吃到她亲手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她不怕麻烦，自己搭个小型的“塑料大棚”，种些菠菜、茼蒿等。

你别说，那口感，与超市的还真大不相同。可怜天下父母心。每次回家，母亲都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好像搬家似的。面粉、玉米糝、馒头、红薯、各种蔬菜等，也没啥稀罕物，从经济学的角度算算，可能还不够“运输成本”。

我每次都嘟囔怪她“干吗带这么多”，但每次母亲都说：“你们不用花钱再买了，能省一块是一块。”

母亲乐此不疲，我也没有脾气。

今年春节后回到郑州，我发现母亲在“集装箱”中放了半塑料袋黄豆，足足有五六斤。

我很纳闷，就打电话问她在哪儿种的黄豆？母亲说不是种的，都是捡来的。

她说村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地也都被别人承包了，种了大面积的黄豆，现在又都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收完之后地里落下不少，怪可惜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和你铁蛋大娘找个事干”。

半袋子黄豆就是这样低着头地从地里捡来，

一粒一粒，还真是消磨时间。

一粒黄豆大概0.1克，十粒黄豆才1克，推算下来，一斤黄豆大概有5000粒。

母亲给我带来的半塑料袋黄豆，粗略算来有30000粒：那是她30000次的捡起与放下，也是30000次的寻觅与惊喜，更是30000次《拾穗者》的定格与回放。

豆浆因为有豆渣，喝起来有点喇嗓子，被“城市精细化”养育的孩子根本喝不下去，每次把渣滓都倒给了我。

想到那是母亲多少次的“汗滴禾下土”，我怎么舍得倒掉？

豆浆太费豆子，孩子又不爱喝，为了“拉长产业链”，不负“吃心”一片，就改为熬粥了。半袋子黄豆，我们至今才吃了一半。

从年轻时起母亲就紧活，一事情不干完“根本停不下来”。小时候割麦子的时候，我就没见过她直起过腰。

母亲是一把干活好手，各种农活农具都不在话下。父亲有时要到乡里做木工活，我又常年在

外求学，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劳力士”。

尽管她只有一米五五的身高，在家里依然：顶——天——立——地。

会扬场的一条线，不会扬场的一大片。有次收麦，母亲一个人一边扬场，一边打捋，一个上午竟然

3月中旬，母亲因胆囊癌晚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母亲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我深切体悟到了人生不再有母亲的伤痛，也真切明白“母亲在，尚有来处，母亲去，人生就只剩归途”所蕴含的深意。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爱戴母亲，让母亲长寿，颐享天年。如今人隔两世，剩下的只有对母亲的深深思恋。

母亲生于1945年，姥爷家以务农为生，不曾有过好的物质条件，都是勤俭一辈子。当然这也培养了母亲勤俭的生活习惯。后来我们姐弟成年成家后，家里宽裕了，母亲也不舍得花钱。为了节省，母亲将我们穿过的衣服改了又改，有的给她自己穿，有的给我父亲穿，很少会买新的。有时我们劝母亲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该用的用该换的换，而母亲就拿“省吃餐餐有，省穿日日新”教育我们。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母亲柜子里、箱子里还整齐地叠放着好多新衣服。其中就有一件存放了近40年的“熊猫”牌短衫，还崭新如初。母亲啊，这些年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善待一下自己？

母亲一生勤劳。我小时候家住郑州南曹乡一个小村庄，母亲是村里的小学代课老师，父亲在城里有固定的工作，家里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尽管生活并不富足，但够我们一家生活支出，是很多亲人朋友眼中的“城里人”。而要强的母亲并没有这样认为。她除了教书和操持家务外，还坚持将家里留有的几亩地种上。在上班之余和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小麦、种菜、种桃树，院子里还养有鸡。劳动所得的粮食、禽、菜除了自己家里吃的，剩余的母亲还骑着自行车，有时安排父亲拉到市里集市上去卖，换些钱充实用。为了能多换些钱，给家里攒些积蓄，我记得母亲还把鸡蛋分类挑出来，大的卖了换钱，小的给我和我姐吃。母亲去世前，把她这几十年积攒的60万元积蓄拿出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悄然泪下……

母亲一生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论是在老家乡下还是在城里的的小区里生活，几十年不曾与邻里乡亲拌过

幸福。40多年来，母亲教会了我很多，小时候的农活，长大了的节俭、工作上的敬业、成家后的孝道，等等，而我却无以回报。想想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大都如此，转身之间，你记起的远远没有忘却的那么多。

2009年春，妻子的病又犯了，我当天就把她送到医院。我和女儿约定，不给家里的老人说，乖巧的女儿和我一同瞒了下来。谁知出院后妻子想念岳母，打电话问何时说出了犯病的事。当天岳母就和母亲说了，两个老人一同在电话里埋怨我，说恁大的事也不和老人说，要到县城来看望妻子。随后的星期天，我和妻女回到老家，母亲拿出一个纸包，对妻子说是她卖废报纸、废品之类的钱，专门给女儿留着秋季上初中用的。妻子和我死活不要母亲的钱，临走时我把钱扔在了母亲的床上。不想到家后，父亲的电话就来了，说女儿的书包里有母亲放的钱，打开一看，就是那个纸包。怪不得母亲在上车时反复叮嘱女儿要带好书包。我和妻子相顾无言，转过身已是泪流满面。

2020年疫情期间，我驻村整整52天。元宵节那天，因为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过，就给妻女视频再给父母视频，让家人放心。妻子和母亲一个劲儿地叮嘱我，注意防护，做好工作，别担心家里。可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母亲转过身低头在擦拭什么。

母亲，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就让今生您对我的疼爱，换成来世我对您的呵护吧！

每次回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是一种

脚下。惊魂未定的我，居然没有看到母亲。瞬间我反应过来，开始高喊救命。不远处的爷爷和邻居们跑来，飞快地扒倒地的墙头土坯。终于，在墙头的尖角倒在堂屋的前墙上，有几块土坯支起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就蜷缩在那里。亲友们自发地行动起来，有人给父亲打电话，有人去请乡村医生。母亲醒过来后，拉着我的手问，没事吧！我拼命地点头，母亲连说了几个好，刚想起身，额头上的血却一下子流了出来。后来和母亲说起这些，母亲说，当时怕把你埋下面了，就想跑过去把你推出去。想想当时的母亲，应该向外一步就脱离了危险的区域，但她救子心切，折了回来，到一半时，墙头就倒了下来。我很担心母亲会留下后遗症之类的，但她说没有，就是一些皮外伤。1998年我的女儿出生后母亲来照看，阴雨天气时，她说肩膀疼痛。我问是不是当年墙头砸的，母亲说不是，可能是肩周炎吧！

每次回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是一种

朝花夕拾

寸草春晖

♣ 张利伟

嘴，红过脸。母亲说“看人家的错失，是结怨之源；看自己的不是，是众善之本”，所以母亲偶遇有邻里矛盾都是主动谦让，力求化解矛盾，从不与人结怨。记得有一次，母亲在郑州市里被一辆拉货面包车蹭倒，警察判对方全责且扣留了他的车辆。我带母亲去医院拍片看病时，医生要求住院治疗。母亲怕司机承担的医疗费用太多，拒绝住院，坚持要求拿些药回家自己养伤。回家后又担心车辆被扣耽误了面包师傅的生计，后来还要我去交警队和对方和解，把车辆还给了司机。后来几天我因有事没有去成，母亲还不停打电话催促，责备我说人家也有老人、孩子，几天不能挣钱，人家的生活怎么过。我抱怨母亲过于迁就别人，母亲说：“予人善善就是为后人积德修福。”现在想来母亲的话不无道理。

母亲一生成事敬业。母亲是一名有着36年教龄的小学老师。在她的遗物中我们找出了她在教育工作中获得的荣誉和一些工作资料，从中我们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母亲一生勤奋、上进的人生经历。母亲1964年到郑州东杨小学做代课老师，那时月工资就三五元钱，但是母亲没有嫌弃也没有放弃，而是把代课教书当成事业。她说刚代课时没有当老师的经验，好多时候讲课都是自己在家练，先试讲给家人听，让人家提意见，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再找人请教，一点点积攒经验。在我10岁那年，母亲还在申请“电大”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也许正是她对教书工作的热情和对事业追求的执着，1989年母亲被评为中级教师，1996年被招录为民办教师，到退休时已是小学高级教师。母亲在工作自述中说：“我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我的路还很长，我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为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母亲一生尽管没有做出什么过人的成就，但她一辈子勤俭朴素，谦逊爱人，为事业兢兢业业，勤勉感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儿女永远爱戴的人。

朝花夕拾

寸草春晖

♣ 张利伟

3月中旬，母亲因胆囊癌晚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母亲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我深切体悟到了人生不再有母亲的伤痛，也真切明白“母亲在，尚有来处，母亲去，人生就只剩归途”所蕴含的深意。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爱戴母亲，让母亲长寿，颐享天年。如今人隔两世，剩下的只有对母亲的深深思恋。

母亲生于1945年，姥爷家以务农为生，不曾有过好的物质条件，都是勤俭一辈子。当然这也培养了母亲勤俭的生活习惯。后来我们姐弟成年成家后，家里宽裕了，母亲也不舍得花钱。为了节省，母亲将我们穿过的衣服改了又改，有的给她自己穿，有的给我父亲穿，很少会买新的。有时我们劝母亲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该用的用该换的换，而母亲就拿“省吃餐餐有，省穿日日新”教育我们。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母亲柜子里、箱子里还整齐地叠放着好多新衣服。其中就有一件存放了近40年的“熊猫”牌短衫，还崭新如初。母亲啊，这些年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善待一下自己？

母亲一生勤劳。我小时候家住郑州南曹乡一个小村庄，母亲是村里的小学代课老师，父亲在城里有固定的工作，家里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尽管生活并不富足，但够我们一家生活支出，是很多亲人朋友眼中的“城里人”。而要强的母亲并没有这样认为。她除了教书和操持家务外，还坚持将家里留有的几亩地种上。在上班之余和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小麦、种菜、种桃树，院子里还养有鸡。劳动所得的粮食、禽、菜除了自己家里吃的，剩余的母亲还骑着自行车，有时安排父亲拉到市里集市上去卖，换些钱充实用。为了能多换些钱，给家里攒些积蓄，我记得母亲还把鸡蛋分类挑出来，大的卖了换钱，小的给我和我姐吃。母亲去世前，把她这几十年积攒的60万元积蓄拿出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悄然泪下……

母亲一生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论是在老家乡下还是在城里的的小区里生活，几十年不曾与邻里乡亲拌过

幸福。40多年来，母亲教会了我很多，小时候的农活，长大了的节俭、工作上的敬业、成家后的孝道，等等，而我却无以回报。想想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大都如此，转身之间，你记起的远远没有忘却的那么多。

2009年春，妻子的病又犯了，我当天就把她送到医院。我和女儿约定，不给家里的老人说，乖巧的女儿和我一同瞒了下来。谁知出院后妻子想念岳母，打电话问何时说出了犯病的事。当天岳母就和母亲说了，两个老人一同在电话里埋怨我，说恁大的事也不和老人说，要到县城来看望妻子。随后的星期天，我和妻女回到老家，母亲拿出一个纸包，对妻子说是她卖废报纸、废品之类的钱，专门给女儿留着秋季上初中用的。妻子和我死活不要母亲的钱，临走时我把钱扔在了母亲的床上。不想到家后，父亲的电话就来了，说女儿的书包里有母亲放的钱，打开一看，就是那个纸包。怪不得母亲在上车时反复叮嘱女儿要带好书包。我和妻子相顾无言，转过身已是泪流满面。

2020年疫情期间，我驻村整整52天。元宵节那天，因为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过，就给妻女视频再给父母视频，让家人放心。妻子和母亲一个劲儿地叮嘱我，注意防护，做好工作，别担心家里。可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母亲转过身低头在擦拭什么。

母亲，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就让今生您对我的疼爱，换成来世我对您的呵护吧！

每次回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是一种

脚下。惊魂未定的我，居然没有看到母亲。瞬间我反应过来，开始高喊救命。不远处的爷爷和邻居们跑来，飞快地扒倒地的墙头土坯。终于，在墙头的尖角倒在堂屋的前墙上，有几块土坯支起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就蜷缩在那里。亲友们自发地行动起来，有人给父亲打电话，有人去请乡村医生。母亲醒过来后，拉着我的手问，没事吧！我拼命地点头，母亲连说了几个好，刚想起身，额头上的血却一下子流了出来。后来和母亲说起这些，母亲说，当时怕把你埋下面了，就想跑过去把你推出去。想想当时的母亲，应该向外一步就脱离了危险的区域，但她救子心切，折了回来，到一半时，墙头就倒了下来。我很担心母亲会留下后遗症之类的，但她说没有，就是一些皮外伤。1998年我的女儿出生后母亲来照看，阴雨天气时，她说肩膀疼痛。我问是不是当年墙头砸的，母亲说不是，可能是肩周炎吧！

每次回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是一种